

章太炎事略

章炳麟原名绛，字枚叔，又号太炎，浙江余杭县人。少从游于浙省大儒俞曲园（樾）之门，尝一度应县试，以病辍业，遂专心研究国学。因读《东华录》、《明季稗史》诸书，备悉满虏虐待汉人惨状，乃绝意仕进，渐涉猎西籍译本，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。岁甲午，年二十七，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，诧为奇士。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，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，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，文名由是日显。岁丙申（一八九六年），夏曾佑、汪康年发刊《时务报》于上海，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，章梁订交盖自此始。戊戌（一八九八年）春，鄂督张之洞耳章名，特电聘章入幕，礼遇颇优，以言论过激，与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合。梁语张督，谓章某心术不正，时有欺君犯上之辞，不宜重用，张使幕僚钱恂、夏曾佑讽章辞职，并馈以赆仪五百两。时梁启超方与汪康年争管《时务报》，梁被摈，汪乃改组《时务报》为《昌言报》，表示与梁决绝，闻章由鄂返沪，遂仍聘章任《昌言报》主笔。梁以争《时务报》失败，情有不甘，故于是年八月政变之前，力请其师康有为向清帝前自求派往上海督办官报。其意即在借官报名义以强收旧《时务报》，借以报复私怨。康从之，故清帝有派康督办官报之命。诎康甫离北京，而党狱大起，凡曾在《时务报》任笔政者均在通缉之列。章避祸至台湾，日人慕其文学，诗人山根虎雄特介绍之于《台北日报》，被聘充该报记者，台湾学务官馆森雄亦延章修改文字，章在台北文名藉甚，尝为文忠告康梁，使勿效忠异族，谓孙文稍通洋务，尚知辨别种族，高谈革命，君等身列士林，乃不辨顺逆，甘事虏朝，殊为君等惜等语。己亥夏间，梁启超主办横滨《清议报》，与孙总理时相过从，遂致函邀章赴日，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。章至东京，下榻于小石川梁寓，初以不谙日俗，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，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（时著者亦下榻梁寓，故知其详，日妇名太田，康徒罗某之情妇也）。梁引章同访孙总理、陈少白于横滨，相与谈论救国大计，极为相得。时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，与章为旧识，亦主根本改革之说，彼此往还，殊不寂寞。庚子六月，唐才常发起国会

于上海张园，旅沪名流被邀莅会者有容闳、文廷式、马良、严复、吴葆初、宋恕、戢元丞、张通典、沈荇等数百人，章亦预焉。公推容闳为会长，严复为副会长，唐为总干事，章以会章有“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救国之实”一语，指为不合时宜，劝唐勿为康党所用。唐志在利用康有为保国会款，以举大事，故不能从，章乃愤然剪除辫发，以示决绝。是年七月汉口自立军于期前失败，唐与同党被杀者二十余人。清吏对于列名国会者，一律悬赏通缉，章不得已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以自固。在该校讲学将一载，因所出论文题目有《李自成胡林翼论》，为守旧派所指摘，苏抚恩寿派员谒该校西人校长，谓有乱党章某借该校煽惑学生作乱，要求许予逮捕，章遂再赴日本避难。辛丑夏间，梁启超募集华侨资本创设广智书局，延请留学生翻译东文书籍，特聘章润饰译文，章在穷途，因亦恃以为活。壬寅（一九〇二年）章与秦力山、冯自由等十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。手撰宣言书分布旅日商学各界，文辞悲壮动人，留学生多为感奋，孙总理、梁启超均署名为赞成人。清公使蔡钧闻之，乃请日政府禁止开会，然此举影响于各省留学生绝巨。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，即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。癸卯（一九〇三年）苏人刘师培（申叔）粤人邓实（秋枚）等创设《国粹学报》于上海，章与黄节（晦闻）分任撰述，倡导民族主义，异常透辟。是年夏，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抗教员之专制，相率退学，向章及蔡元培、黄宗仰（乌目山僧）黄炎培诸人求助。章、蔡、黄等时正主持上海教育会，乃组织爱国学社以收容退学诸生，校内师徒皆大倡革命，放言无忌。会康有为漫游欧美十七国毕东归，著一书曰《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》，专抨击革命排满之说，章乃为驳康有为《政见书》一文以斥之，辞严义正，传诵一时，逐日揭载于上海《苏报》，与邹容著《革命军》，同受海内外人士热烈之欢迎。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因此授意苏抚恩寿，令向租界当局要求逮捕革命党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、邹容、黄宗仰、陈范诸人，蔡、吴、黄、陈等闻耗先后亡命海外，独章一人留爱国学社被捕，邹容则自向捕房投到。当租界会审公廨审讯之日，清吏指摘章著内有“载湉小丑”一语为大逆不道，研讯经月，而案始定；结果判章监禁西牢三年，邹容监禁二年。章在狱中常为香港《中国日报》撰著论文，世人读之如获拱璧，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，章至丙午年（一九〇六年）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。留东同盟会已预派邓家彦、龚练百二人至上海迎候赴日。章出狱时面白体胖，友人咸诧为毕生所未见，盖章生平不脱名士风尚，视沐浴为畏途，幽囚后西狱吏每日强之澡浴，故体魄因而日健也。章至东京，留学界于七月十五日开欢迎会于神田锦辉馆，莅会者二千余人，《民报》社自第六号起改推章主任笔政。时

总理寓东京牛込区筑士八幡町二十一番地，与新小川町二丁目《民报》社相隔不远，章与胡汉民、汪精卫诸人每日恒至孙宅叙谈，以好学深思之故，来往数月，仍不识道路。有一次因只身独行返报社，竟误投日人家宅，经《民报》社派人四索始觅得之。又章对于自用衣袜，亦常杂乱善忘，闽人林时爽（号广尘，即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殉义之林文也）尝为之检点一切，此在世界文学家恒不免有此种特性，往古希腊七贤轶事犹为后人称道不置，固无足深异也。丁未（一九〇七年）正月，日政府徇清公使杨枢之求，馈总理赈仪数千元，令之出境，总理因此取途赴南洋，濒行留给《民报》维持费二千元。章与宋教仁、谭人凤、张继、田桐、白逾桓、日人平山周等对于总理受日人赈金事，大起非议，经黄兴、刘揆一、何天炯等多方排解，风潮始息。《民报》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时，清公使向日政府交涉，以封禁《民报》为请，日政府从之，《民报》以是停业。黄兴、宋教仁与章谋，欲将《民报》迁往美国出版，旋因他事所阻，终不果行。及辛亥武昌革命军兴，章始归国。民元南京政府成立，总理派秘书但焘迎章至南京，章应召而行，相见颇形欢洽。及总理让位袁世凯，黄兴主张迁都南京最力，深为章所不满。是年三月同盟会员在南京大开死难同志追悼会，章作挽联曰：“群盗鼠窃狗偷，死者不瞑目；此地龙蟠虎踞，古人之虚言。”

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

庚子七月汉口唐才常一役失败后，自立军诸将领湘人秦力山、朱菱溪、陈犹龙等先后避地日本。章太炎因列名上海张园国会，被清吏悬赏通缉，初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，继以苏抚恩寿指名逮捕，因亦亡命东京。时湘人周宏业（号伯勋）、王思诚、浙人王家驹（号伟人）及余同寓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榎木町。菱溪、犹龙（号桃痴，后易姓名曰左仲远）莅东后，与周王等有同乡关系，亦移居榎木町周寓。力山与王宠惠同居。太炎则居某旅馆为广智书局修订译文。众以周寓为谈话机关，每日恒在此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。壬寅（一九〇二年）三月初旬，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，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。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